

痴情双剑

古龙名著



西安出版社

痴情双剑

古龙名 著

(下)

西 安 出 版 社

(陕)新登字 015 号

责任编辑：吴言生

封面设计：怀 宇

痴情双剑

古龙名 著

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)

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624 千字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00

ISBN 7-80594-123-8/I·25

(上、中、下)定价：19.80 元

第十五章 爱恨交织

卢靖闻言亚然一笑，鬼谷谷主慈祥可亲的说道：“靖儿，常大侠的话说的很对，你比谁都适合，就赶快答应吧，他日由你率领重四方豪杰，催毁幽冥教，杀了恶魔杨威，你师父和你娘得知此事，也会含笑九泉之下的。”

卢靖一听她提起师父和母亲，心中就有一种凄楚欲绝之感，暗道：“娘，他苦命的儿子现在已是武林盟主，正在率领着天下英雄，攻打幽冥教，害死你老人家的元凶主犯的鬼谷谷主，现在也在这里，她是我们的仇人，不幸，她也是孩儿的师娘，不过，这没关系，等孩儿先把杨威杀了，为师父和娘复仇之后，再来杀她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为你老人家报仇。”

心语间，九州罗汉，病叟龙飞，和神叟一奇，曾出言力劝卢靖俯顺与情，统领群英，卢靖当即重郑其事的说道：“好吧，大家既然这样厚爱，我卢靖只好勉力从命，不过，此举成失，非同小可，今后尚盼多多辅助，如有失策冒犯之处，请望海涵才好。”

群豪听毕，连声称是，恭谨至极。

于是，群豪在龙虎门第三代掌门人的统领下，踏上征途，直奔幽冥教而去。

途中，左慧姑紧走几步，和卢靖并肩而行，含情脉脉的望着他，娇声说道：“靖弟，你真了不起，群豪都在异口同声的称赞你的功力才华与机智胆识，看来先父实在是慧眼有神，一点

也没有看错，我真为你感到高兴，更感到光荣。”

卢靖沉吟一下，肃容满面的说道：“哪里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先师赐予我的，今生今世，只要能替他老人家洗冤复仇，重振龙虎门的声威，小弟就心满意足了，她们的什么荣华富贵，小弟一概不想。”

左慧姑心忖转动，想起父亲血书上的遗言，说寺：“目下我方高人会聚，打的昂扬、复仇雪恨，似是十拿九稳之事，但不知诸事了断清楚之后，靖弟作何打算？……”

忽又想到伊阳城客栈中所发生的一幕痛心往事，所谓诸事了断清楚，说不定会连自己的母亲的性命包括在内，果不幸而言中，岂不是一大悲剧，自己和未婚夫婿还有什么未来可言？忙住口没再说下去。

卢靖见她突然停下来，已猜之她心中所想之事，淡淡的一笑，道：“此去幽冥教，吉凶未卜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”

话虽平静淡漠，实则他内心却如万箭穿心，瞬息间他想到很多问题。

不过，二人心事重重，群豪却看不出来，只见二人侃侃面谈，状至亲密，感到郎才女貌，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，不时会相互欣然一笑。

大家暗暗羡慕不已，神州一奇吕松林却别有苦心，为想：“我已将小女素心许配卢靖为妻，可是，看靖儿和左姑娘眉目传情，情深意重的样子，卢靖又是左玄最得意也是唯一的衣钵传人，他二人似乎彼此都感情极深，偏偏素心身又陷虎穴，也不便在此时此地言明，看来此事必将夜长梦多，我神州一奇吕松林的一番苦心很可不会白费。”

我心中忧虑重重，鬼谷谷主比他更为忧愁，二人越是准过惶急，深怕有一天会发生不幸的意外，在此时来说，她倒真希望二人能疏远些。

这倒并非她心怀成见，或者怕卢靖为母复仇，事实上她早有成全卢靖复仇报亲的孝心的意思，怕只怕二人感情越陷越

深，毀了卢靖，也毀了亲女。

几次，她想带着女儿，远走边荒，从此不履中土寸地，但，为了替亡夫报仇，她没有这样做。

几次，她想把爱女叫过来，设法使他们疏远，甚至隔绝，但，她没有那样做，怕伤了他们的心！

万般无奈，只好默默地让眼泪往肚里流，抱定一切听天由命之心。

第十六章 领袖群豪

嵩山少林寺，至五虎岭幽冥教，本来只有百里左右，但群豪为了避免和杨威冲突，想乘虚直捣他的老巢，等他返回之时再举一杀个鸡犬不留，是以，放过阳关大道不走，走的尽是群山峻岭。

这一来，一上一下之间，不但距离拉长，而且道路崎岖难行，直至当日黄昏时分，才来至嵩山和五虎岭交错之处的山区，幽冥教总坛尚在三十里之外。

此刻，大家已感到弄巧成拙，心绪不由皆大为惶乱！

然而，事已及此，再回头更不合算，只好将错就错，快步紧走。

绕过两座绝峰，前面是一条宽阔深长的山谷，九州罗汉晓得这条山谷可直达幽冥教设坛之处，随即放步而入。

入谷没多久，突闻谷内隐约中传来一阵喝叱斗欧之声，以及惨绝人寰的哀鸣之声，久久不散。

沧海游龙庄宗毅心中暗惊，口中说道：“卢小侠你听这声音好象是有人在谷内动手相搏，而且出手极辣，准道是幽冥教主杨威已赶在我们前头，在此屠杀天下英雄不成？”

卢靖想了想，道：“也许是，也许不是一切尚在未定之前，不宜妄加推断，咱们快步赶上去为佳！”

他此刻已是武林盟主的身份，语出如山，谁敢不从，有不少人话至口边，忙又咽了回去，当下卢靖一马当先，群豪紧身

后，飞云泻电般地呼啸而进。

深入百余丈，地势逐渐狭窄，两侧山势陡峭，中间是一条清澈细流，蜿蜒而下，好似一条白链。

卢靖耳听四路，眼观八方，忽闻搏斗之声已止，细流上游泻下三条黑影。

左慧姑和他并肩而行，业已察觉此事，惊惶道：“哎呀，前面有三个人，说不定会是幽冥教主杨威和无影二鬼。”

群豪闻言都大吃一惊，有的跃跃欲动，有的心寒胆战。

卢靖生下来就是一个领袖群伦的将相之才，略一沉吟，已有所决，沉声说道：“大家且先停此，隐身暗处，在下未出言动手之前，请勿轻举妄动！”

短短数语，应敌之计已是全盘一然，群豪闻言，如得军令，立刻化处为零，隐身严树杂草之中。

卢靖和左慧姑则立在一块巨石的后面，一瞬不瞬的盯着来人。

同时，卢靖仔细的观察一下眼前的山形地势，暗身决定什么地方，以什么方法来攻击幽冥教主他们。

大家都以为来人必是杨威，吸血鬼王，和还魂判官，那知，事情出乎意料，来人原来是黑道领袖，绿林豪客，黑风岗主冷面人魔夏宏光，和五毒侏儒，与九关神鹰崔斌。

群豪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卢靖一挥手，争相一跃而出。

冷面人魔等越来越远，这时看得更清楚，只见三人飞驰一阵，速度忽然放缓许多，再过片刻，步履踉跄，奔来歪歪斜斜的，好象马上就要倒下去的样子。

卢靖一见，情知事有蹊跷，说声：“不对，咱们快迎上去看看吧！”

话落人起，势如电奔奔，群豪都随在身后三丈处紧赶。

叭哒！叭哒！一连三声，冷面人魔夏宏光，九关神鹰崔斌，以及五毒侏儒，全部俯身栽倒在地下。

卢靖一呆，健步如飞，猛然狮吼一声，接连十二个踪跃，已

至三人倒地之处。

定目细细一看，三人的衣裳零乱破碎，血迹斑斑，直挺挺的仰面倒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冷面人魔夏宏光右腿已断，手边叶置一条竹节拐杖，卢靖上前伸肘把他翻过来。

左慧姑接踵而至，一声不响的也把崔鸣和五毒侏儒翻了一个身。

群豪一看，皆寒意透心，三人的脸色苍白如纸，没有一点血色，简直比死人还要难看，五毒侏儒的右胸口有一个黄豆大小的伤口，鲜血泉涌而出，已经魂离恨天。

卢靖俯身番视一下冷面人魔夏宏光，和九州神鹰崔斌的伤势，觉得二人尚复活的希望，当下抬头横扫群豪一眼，道：“那位身边有仙丹灵药？”

鬼谷谷主闻言立刻伸手入怀，群豪却大感惊异，武当掌门人一尘说道：“小英雄要仙丹灵药做什么？”

卢靖道：“他们两个可能还有救，我想……。”

一尘道长接着说道：“小英雄，不是贫道有意多嘴插言，冷面人魔夏宏光素行不检，常常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恶绩昭彰，白道上的朋友早有除去之心，何不让他自生自灭……。”

卢靖不等他说完，脸色忽然一沉，扭头对神叟余千知道：“万博先生，你不是一向自称精通医术吗？想必身边一定带个灵丹吧？”

卢靖虽然没有指名唤姓的指责武当尘一，但这种神色态度，已足够一尘道长难过三天三夜，心滑纵有一千一万个不痛快，面对这位龙虎门的掌门人，也不敢再多言插嘴，悄无声息的向后退了好几步。

这一个钉子碰得不轻，大家木然呆立，鸦雀无声。

神叟余千知听得呼唤，上前说道：“有！有！有！”

从怀中拿出一个古磁小瓶，双手送至卢靖面前。

卢靖先不接灵丹取出两颗宝珠，沉声说道：“在下素来恩

仇分明，不受人涓滴之惠，尤其是你万博先生，两颗宝珠换两颗灵丹，不知是否公道？”

这事要是以前，万博先生定会笑开口的，甚至还会讨价还价，但在此刻听来，却感万分疾惶，连忙说道：“卢兄说哪里话，快别这样，倒不如给兄弟两个耳光子来得更痛快……。”

话至此，鬼谷谷主越众而进，伸手递过两料碧绿色的灵丹来，道：“靖儿，这是师娘昔年在西域时，一位前辈高人送给我的《还魂丹》，神效卓著，可以起死回生，也许比旁的药更有用，快给他们服下去吧！”

卢靖伸手接过，再三申谢，随即给夏宏光，崔斌，每人服下一颗。

鬼谷谷主的灵丹，神效卓著，确有起死回生之效，半个时辰后，二人已相继悠悠复生。

冷面人魔夏宏光睁眼一望，面露惊容，忽又向山谷深处望了望，甚为惶急恐怖，卢靖急忙说道：“你伤势初愈，功力未复，不可多言劳神，一切等你运气调息一阵之后再慢慢的谈吧。”

夏宏光与崔斌亦自知逆强不得，向卢靖投以感激的一瞥，当即起身盘膝坐在地上，闭目行起功来。

当二人行功完毕，起身之后，卢靖方待出言，夏宏光忽然扑通一声，跪倒在卢靖面前，一本正经的说道：“谢谢卢兄救命之恩！”

接着，九头神鹰崔斌也双膝跪下，叩头称谢。

群豪做梦也想不到，领袖绿林四洞七十二寨的冷面人魔夏宏光会感激得叩起头来，皆不由愣在当地。

卢靖看得一呆，连忙伸手一指鬼谷谷主正色说道：“二位不必多礼，灵丹本是在下师娘所赐……。”

夏宏光和崔斌一闻此言，忽又一骨碌起身，扑倒在鬼谷谷主的脚前，谢不绝口。

群豪看在眼里，有不少人心中暗暗冷笑道：“夏宏光为人算是横蛮跋扈，今日如此恭谨多礼，恐怕是别有用心吧！”

卢靖这时说道：“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前面山谷可是有人把守？是幽冥教主杨威吗？一共有多少人？详细情形怎样？”

这一连串的问题，无疑是群豪最需要也是最急于知道的事情，大家这才意识到卢靖为什么会救他，武当一尘道长暗暗责道：“惭愧！惭愧！”

当然，卢靖救他的目的，并非单单为了这一点，还有甚于人道的的原因。

冷面人魔夏宏光眸光一瞬不瞬的盯着山谷深处，说道：“前面并非幽冥教的人把守，而是比幽冥教主杨威更阴惨绝毒的血女！”

血女二字一出口，大家都倒抽一口寒气，面如死灰，瞪眼互望，准备逃命。

卢靖却依然十分镇静，横扫全场一眼，大家顿觉惭愧畏却，有失英雄本色，忙又振起精神，昂首挺胸而立。

鬼谷谷主道：“什么？血女在前面把守山峪？是不是她和杨威联手来对付天下英雄？”

冷面人魔下宏光道：“不是不是，血女简直和疯子一样，不准群豪入谷，同样也不准幽冥教的人出谷，凡是被她发现的人，一律格杀毋论，老夫手下的数十条好汉，全遭女妖毒手，幽冥教的几个出来巡守的黑衣大汉同样作了她的手下亡魂。”

这话宛如无数的利刺，刺在大家的心上，一个幽冥教主杨威，已感万分棘手，现途半路上又杀出一个女魔头来，更加险恶，大家只觉得心头泛起一股子寒意，认为困难重重，危机步步。

卢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前面的血女是三十年前老血女？还是曾在鬼府迷魂楼下出现的新血女？”

冷面人魔夏宏光不假思索的道：“老血女新血女都在前面，据我所知，出现鬼府的血女，原是老血女的衣钵传人，师徒二人一样心狠手毒，出手辛辣无比……。”

神州一奇吕松林说道：“风闻当年宇内一圣张子渔，把血

女劈下绝谷之后已经终身残废，怎会……？”

夏宏光点说道：“是的，吕大侠所料不差，血女确已终身残废，她的双腿已断，面目全非……。”

九州罗汉一惊，上前说道：“血女废掉两条腿，难道功力依然存在？”

“不错，血女身体虽残，功力仍在，夏某人倾全力和她恶战十个回合，便败得片甲不留，数十条称霸绿林的好汉，仅仅逃出我们三人。”

说到这里，伸手一指五毒侏儒，又道：“夏某和崔老弟，是被血女阴掌所伤，五毒侏儒是伤在乃徒银针之下的，幸亏卢兄和众英雄适时赶来，不然我夏宏光可能也成了短命鬼。”

醉叟常不醒欺身而进，神叟余千知抢先说道：“夏大岗王，血女在山谷中究竟目的何在？”

夏宏光冷冷的担了他一眼，本不愿说，但细细一想，终于说道：“血女昔年被宇内一圣张子渔所率领的天下豪杰，打下绝谷，失去银图，几乎丧了性命，对武林各派，尤其是龙虎门的人怀恨极深，赶来五虎岭，据她自己说，已知群豪要联手进犯幽冥教，故而据守此谷，要把天下英雄赶尽杀绝。”

前面山势陡峭，谷地狭小，血女师徒据此逆凶，确是极端危险之事，诸人闻言一凛，俱都不寒而栗！

神州一奇吕松林沉咳一下，肃穆郑重的说道：“前路地势险峻，又有血女把守，轻进怕是有害无益，徒然损伤武林元气，以老夫看来不如即刻退出此谷，再寻别路为妥。”

病叟龙飞思索一下，说道：“吕兄所言固善，只是咱们如欲乘杨威未返之前进入幽冥教总坛，就不宜多事所延搁，万一因而错过时机，使杨威有所准备，岂不是大糟特糟之事？”

神州一奇吕松林马上说道：“让杨威风闻而返，有了准备，固是天下武林的不幸，可是，由此直进，和血女冲突更为危险，试想，当年血女出现江湖，不过短短数十年的工夫，便从江南杀到江北，后来宇内一圣率众恶战良久，才勉力将其制服，功

力之高，可想而知，何况此时又多了一个小血女，记得在鬼府时，曾被她闹了个天翻地覆，咱们如若逞强将付出代价，定然不会讨得便宜，退一步来说，就算能幸而胜得血女师徒，也必极大的代价，当咱们死伤息尽，精疲力尽之时，杨威忽然率众而来，岂不要被他一网打尽？”

群豪闻言齐声称善，病叟龙飞哑口无言，卢靖爽声说道：“吕老前辈之言极善，咱们另寻别路好啦。”

盟主一声令下，群豪一致遵从，大家立刻转身向谷外奔去。

冷面人魔夏宏光和九头神鹰崔斌，眼见卢靖发号施令，大为钦佩，急忙草草的将五毒侏儒原地埋好，尾随追去。

别看夏宏光右腿已断，竹节拐杖一点地，一纵之势就是两丈多远，瞬间便追了上来，恭恭敬敬的对卢靖道：“卢王兄，兄弟和崔老弟有意追随，略尽绵薄，不知可肯收留？”

卢靖马上说道：“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，目下武林危机日盛，正宜共赴时难，在下欢迎还来不及，岂有不愿之理。”

群豪中有不少人闻言脸色大变，少林掌门人智通太师小心翼翼的说道：“小英雄，江湖道上素有黑白善恶之分，各不相容，前次联手黄山盖雪峰，已是貽羞天下，留为千古笑柄，差点铸成大错，现在望勿一错再错，因为冷面人魔素行不检，久为同道中人所不齿，上次黄山联手之时他就曾私心自用，乘机暗算白道上的朋友，万望慎重从事才好。”

冷面人魔脸色一寒，卢靖话未出口，武当掌门人一尘道长抢着说道：“智通大师说得对，小英雄不可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，夏宏光此番自动入盟的目的，可能另有打算，说不定志在银图秘录，想趁机混入幽冥教，趁群豪和杨威恶斗之时混水摸鱼……。”

沧海游龙庄宗毅昂首一啸，打断一尘道长的话，说道：“以冷面人魔夏宏光一贯的作为看来，不但此次自动入盟，可能另有恶毒阴谋，而且，他此来五虎岭，潜入这道山谷，也无不可疑

之处，理当好好的追究追究。”

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声色俱厉，语意尖酸，不给夏宏光留丝毫情面。

冷面人魔和九头神魔，只觉得一股煞煞怒怒气直冲脑心，面容铁青，铁牙紧咬，已将功力运足，随时都有出手发难的可能。

武当一尘，一清，一风，少林智通，还有沧海游龙庄宗毅，皆运功戒备，严阵以待。

大家面对面而立，怒目虎视，战火已是一触即发。

九州罗汉，神州一奇，鬼谷三叟，以及鬼谷谷主母女，却茫然不知所措，几次欲言又止，一齐扬目望着卢靖。

卢靖见大家剑拔弩张的样子，心中甚为恼火，伸手握住身后的残琴，怒道：“大敌当前，理当同舟共济，谁敢先出手，我就要谁的命！”

两只血红如火的眼睛，充满了威严，与愤恨，从冷面人魔，少林智通，武当一尘，沧海游龙与等人的脸上扫过。

冷面人魔夏宏光，九头神魔崔斌，见状心头猛可一颤，魂飞魄散，忙将功力散去，垂首而立。

慑人魂魄的眸光扫来，少林智通，武当一尘等人，也自吃惊不小，那敢再轻率行事。

卢靖脸色阴沉沉的，松开残琴，冷冰冰的对夏宏光说道：“你此来目的究竟何在？快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吧，如有半句谎言，休要怨我对汝等不客气！”

冷面人魔夏宏光闻言打了一个冷战，据实说道：“不瞒你卢兄，兄弟自被打败称臣，断去一腿后，一直怀恨不忘，欲思报复，四处追寻，今日黎明时分，在嵩山附近，得知你率众欲入幽冥教总坛，故而兼程赶来此处设伏，存下一网打尽之心，万一暗袭不成，继伪装加盟入伙，混进幽冥教，再作打算，不料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偏偏和血女侠路相逢，落得这般悲惨下场，若非卢兄出手相救，兄弟可能早已命归黄泉……。”

群豪听至此，脸色一变，卢靖从从容容的说道：“难得你这样坦白，既往不究，你再说下去吧！”

冷面人魔闻言稍安，继续说道：“兄弟的这条命是卢兄所救，恩深似海，不敢言谢，有生之年必当略效犬马之劳，此次出言追随，纯出一片至诚，如有三心二意，定遭天诛地灭，卢兄如肯收留，自是夏某之福，否则，兄弟只好自去，另谋报恩之途，万望勿为了我魔夏宏有丝毫为难之处……。”

卢靖朗声一笑，道：“夏兄不可如此，小弟信得过，请随行相助就是。”

脸色一整，忽又沉声说道：“不过，你过去的所作所为，可能不甚检点，久为武林各正大门派所不齿，苦与为伍，你应格外留意，彻底革面洗心，从新做人，如有什么差错，或和群豪拌嘴弄舌，甚至动手相搏，卢靖可不会轻饶于你！”

群豪听在耳中，暗暗敬佩卢靖恩威齐施，兼顾双方，无形中给了少林智通，武当一尘等很大的面子，对他的机智才华与人品，更加钦慕叹服！

冷面人魔夏宏光立刻正色接道：“岂敢岂敢，兄弟一定遵命！”

卢靖望着九州罗汉，神州一奇，鬼谷谷主，和病叟龙飞道：“诸位前辈觉得晚辈这样裁断可使得么？”

四人闻言，立时异口同声的说道：“少侠做得对极！”

卢靖一扭头，对冷面人魔夏宏光道：“你统领绿林多年，定然熟知此处山形道路，可知此往幽冥教，总共有几条通路呢？”

病叟龙飞不等夏宏光开言，继说道：“靖儿曾来过一次五虎岭，不知这儿……？”话至此，忽觉得自己也曾从幽冥教后面绝壁上进入一次，印象模糊，通路不明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卢靖道：“上一次和老贼同行，似是从南面进入幽冥教的，当时一心想着别的事情，糊里糊涂的就进去了，根本记不得幽冥教究竟在什么地方，以及怎样行走？”

夏宏光等他话一说完，继马上说道：“幽冥教总坛，共有两

条道路，一条在南面，道路宽坦，车马易行，却被杨威布下重重埋伏与机关，最是危险不过，咖一条就是眼前这条山谷，地势虽然十分危恶崎岖，机关埋伏却不似南面通路那样严密，可能顺利一些，当然，幽冥教后山上亦可进入，只是那样必然会浪费很多时间，尤其当大家游壁而下时，一旦被敌方发现，以毒箭猛攻，可是大为危险之事。

群豪闻言称善，夏宏光又道：“不过，这一条路也已变成死路，咱们要想冲过血女师徒的拦截，恐怕不大容易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从南面或后面进袭。”

神州一奇吕松林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老夫和龙大侠，曾连翻几道高山峻岭，从山后进入一次，处此而后，杨威必然加强戒备，不可涉险轻进，不如从南方正面进攻，即使不幸和杨威半途交锋，也比与血女师徒发生冲突强得多，凡事应权衡利害得失，此时不宜多树强仇……。”

卢靖听他说得有理，方待率众出谷，左慧姑忽然惊叫一声，道：“靖弟，你看，山谷里来了一乘轿子！”

群豪这时已看到，山谷深处，有一乘奇异的轿子，电泻而来。

冷面人摩夏宏光看得脸色发白，九头神鹰崔斌颤声说，道：“我的妈呀，血女追来了！”

说完，拔腿就往山谷外面跑去……。

少林掌门人智通大师急忙说道：“血女凶名太健，邪功入化，手段又辣，千万惹不得，以贫僧之见，还是……。”

言犹未毕，有不少人早被血女二字吓倒，少林智光、智宏、武当一清，一风，跟在九头神鹰身后，向谷外跑去。

“站住！”

声冷气壮，吐字如刀，充满了愤怒与威严！”

接着，一阵海琴呼啸之声，自众人头顶掠过。

卢靖横立在少林智光，智宏等等，五人的面前，沉脸说道：“亏你们还以武林高手自许，简直没有出息，天塌下来有我顶

着，用不着你们有担惊害怕，这样畏首畏尾的，实在令人作呕，难道你们要血女笑咱们当今武林中没有英雄好汉不成？”

话音一落，又大踏步的走回来，立在群豪最前面说道：“不是在下年青气盛，有意拿武林的前途开玩笑，事实上血女既已发现咱们的踪迹，想跑也跑不了，与其逃而被她抓住杀死，倒不如和她拚一场来世英雄！”

群豪闻言，一致叹佩，默默无语。

少林智光，智宏，武当一清，一风，和九头神鹰垂头丧气的返身走向原地。

武当掌门人一尘道长，脸上火辣辣的，好不自在，瞪了两位师弟一眼。

少林掌门人智通也觉得有失体面，九州罗汉脸色一沉，道：“智元，智宏，你们两个把少林寺三百多年的荣誉都丢丧一空，日后返回本寺时，应在历代祖师的灵位前悔过，面壁三年，如敢再不听从从卢少侠的命令，小心师叔要以派规严惩！”

二僧闻声一诺，俯首认罪，突闻劈！劈的两声脆响破空化来。

大家循声一望，原来是夏宏光打了九头神鹰崔斌两人耳光子。

卢靖望望渐行渐进的轿子，郑重其事的说道：“在下和血女的女徒许心影，也就是大闹鬼府的那位姑娘，有数面之缘，也许不至于大打出手，不过，不管怎么样，务请诸位沉着，镇静，一切由卢靖独自应付，万一不幸动起手来，在下愿第一个亡魂丧命，诸位可乘我和血女动手之时，飞奔出谷，照原计划进攻幽冥教！”

短短数语，充满了仁胆侠骨，群豪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鬼谷谷主心中感触良久，听毕上前三步，正想说话，来轿已近在十丈之内。

只见来轿全系血红的颜色，连门窗窗帘，甚至轿沿上的流苏都是一律红色，轿顶上的一颗红色明珠，放出万道彩虹。